

在北方人的心目中,都烙印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初次到南方旅游的人,苏杭必为首选。宋金时期金国的海陵王完颜亮要攻打南宋的因由中就有他对临安的垂涎:“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显然占有临安这块富庶的风水宝地,是金人首要要实现的一个理想。

说起运河,我最早的印象来自1988年,《诗刊》社组织的一次“运河笔会”。从淮安的古末口乘一艘大船到扬州,走的是古邗沟一线,中途在高邮上岸吃了一顿午饭。今年深秋时节,杭州最年轻的新区——临平举办采风活动,让我有机会深入到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来对这一段的大运河增进些了解。

当地的主人介绍说临平区整体犹如一片荷叶,八个乡镇均匀分布为荷叶的筋脉。全区水网密布,仅运河就有三条,一是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运河——修于秦代的上塘河;二是始建于唐宋的古运河;三是刚刚修建好的新运河,也叫二通道。斥巨资新修一条运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古运河塘栖段上有一座修建于15世纪的石桥——广济桥,它是整个大运河上现存唯一一座七孔桥。据说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这座广济桥是有贡献的。当那些评审专家在考察过程中还有些苛刻的质疑时,见到广济桥立马没有了二话,可见真东西的魅力。此前,从经济上盘算,有人主张拆掉这座桥,把运河进行修整即可。但要留住广济桥,那就只能另建一条新运河。最终决策是选择了不惜代价,保护文物和历史。其实在对待文物的保护上,临平人也是得到过教训的。塘栖古镇上还有两个宝贝文物,都在水北街上,一个是杭州水利通判厅遗址,一个是乾隆御碑。民国初年,水利通判厅的房子被毁,乾隆御碑因被崇裕丝厂的老板砌进住宅的墙内,得以保存至今。这两个文物的级别,因不是原汁原味了,只能降格以求,当了省保。这样一对比,塘栖镇上的人越发珍惜这座广济桥,指着这座桥介绍时,就像这座桥是自己家的一样。

塘栖镇上做生意最红火的店铺也愿意簇拥在桥的两边。其中就有一家创建于嘉庆五年的百年老店汇昌号,他家的菜肉圆堪称一绝,入口香气浓郁,把糯米和猪肉结合出最佳的味道。店主还是个博学的人物,在自己家的另一间店里,建了一座点心模具的博物馆,收集了各地的点心模具上百种,展览在橱窗里,参观者难得欣赏到这些“不起眼”的宝物。琳琅满目中也能看得出地域文化的差异,来自山东的模具稍显粗犷,而浙江的就非常精巧,有的小模具只有一方印章大。午餐安排在广济桥边的王元兴大酒店,这也是一家百年老店。服务员端上一道热菜,身边的朋友介绍说这道菜叫细沙羊尾,吃起来有点儿像东北的雪衣豆

沙。看到它圆滚滚的样子怎么也不像羊尾呢,于是,我就刨根问底,才知道“羊尾”的意思不是指这道菜的形状,是代指从羊尾处挤出的“黑蛋蛋”。这也是一种南方似的幽默吧。

古镇人已经懂得了什么是坚守,在水北街的另一家叫作喜堂的店铺门前,竖立的招牌上写着:本店有六年不换菜单的几道菜,什么明火烤牛排、西班牙煎龙虾、黑松露炒米粉、潮州手打墨鱼丸等等,看上去有点中西合璧,也许这种饮食习惯与晚清塘栖古镇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关。甲午战争后,古镇上的有识之士秉持实业救国的理念,跑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买来各种先进的生产设备,在塘栖建厂进行工业生产,一度周边地区来镇上做工的人都超过了常住居民。为了让我们能多看些地方,主人居然不给客人午休的

# 临平拜水

□ 蔡作发



时间,明显看出有午睡习惯的都带着一丝倦意。当地的作协主席袁明华机智地用“古海塘”来吊大家的胃口。他告诉大家“古海塘”有多么了不起,如果没有“古海塘”就没有临平,没有今天的杭州,甚至杭嘉湖平原都不保。可由于明华兄的“杭普”听起来并不好懂,让各位把“古海塘”有的想象为一个池塘,有的想成古老的海棠树也未可知。我抓紧时间,在中巴车上打了一个盹之后,车子就颠簸起来,在一处荒僻的道路尽头停车后,明华兄带着我们走上一条石板铺就的“空中路”。这里就是位于临平乔司镇保存完好的一段钱塘江海塘。

关于钱塘江之名称的来历有好几种说法,但归结起来都与防范江海大潮有关。说吴越王钱镠当年为制服兴风作浪的钱塘大潮的潮神,在八月十八潮神过生日的时候,组织一万弓箭手,在江边射击潮神,直到将其击退。后人感念钱镠的功德,将江边的海塘叫作钱塘,这条大江也就称之为

钱塘江。这些传说暂且不论,钱镠治理海潮,确实还是功不可没。是他首创了“捍海石塘”的抗潮方式,用竹笼装上石头筑成防潮堤坝,防潮涌的效果好于此前的其他方法。从唐代到现代历史上有记载的潮灾就有183次。明成化八年(1472)七月,钱塘江北岸杭州至平湖,“城郭多颓,庐舍漂流,人畜溺死”。海盐平地水丈余,“溺死男女万余人”。朱妙端有诗《海溢》道:“飓风拔木浪如山,振荡乾坤顷刻间,临海人家千万户,漂流不见一人还。”据《钱塘江志》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开始,萧山南沙江岸连年坍塌,至民国十七年(1928)“岸线南移近30里,累计坍塌熟地38万亩”,这就是由于潮灾的海水倒灌,造成的危害。同治元年(1862)、二年(1863)“海宁塘圯,海水溢于河,直达嘉兴新腾、桐乡乌镇、湖州双林一线以北,平湖、嘉善河水皆咸,海盐、海宁等处三年无收”。

世界上有三大有名的强潮涌,一是印度恒河潮涌,二是巴西亚马逊河潮涌,第三个就是钱塘江潮涌。为抵御汹涌不羁的狂潮,历朝历代的官府和百姓真是伤透了脑筋。最早的时候人们修建土堤,土堤的作用有限。人们又开始修建柴堤,即用一层树枝加一层夯土,相当于古代的“钢筋混凝土”,然后再插上木桩。再后来又升级为石塘,后期的石塘已不是早年钱镠的修法,是用长条石一层一层砌成下宽上窄的梯形大坝,条石的缝隙间用糯米浆弥合,坝高有六七米,下宽十余米,上面有五六米宽,迎水面每一层之间延伸出一部分,呈鱼鳞状,以增加抗潮的阻力。为使石板之间连接处稳固,最上层的每块石板缝隙之间都用两个三角形角相对的铸铁石锁加以固定。我们脚下的石塘,据考证是清代乾隆年间修筑的。经过岁月的磨蚀,在石锁上仍能看出“嵌工”二字。同来采风的陈世旭先生认为后面的那个字应该是“立”不是“工”,“嵌工”是字迹被磨蚀后人们的误读。但不管怎么说“嵌”字是有争议的,说这“古海塘”是皇家工程则是铁定无疑。乾隆皇帝一生六下江南,其中有四次就视察过江南的水利工程,即“阅视塘工”。乾隆二十七年(1762)“阅视塘工”后,还亲自撰写了一篇《阅海塘记》,总结历代治水的工作经验教训,探讨海塘修建的细节,体恤民情,致力于解决民生疾苦。这篇文章与他父亲雍正皇帝的《御制浙江海神庙碑文》分两面一同刻在盐官海神庙里的石碑上。

钱塘江的入海口是个喇叭型,这一段河道摆来摆去,如今已经远在我们行走的这段“古海塘”几十公里之外了。石堤内外现在都是农田菜地,还有一些养鱼的水塘。石缝里长出来的枸杞,结出一排排红色的果实,剔透玲珑。走出一两千米之后,石堤两侧和水泥路面形成一体,成了一条马路,路边是一些工厂和店铺。沧海桑田,时过境迁,钱塘江海潮形成的那些灾难,这里的人们已小心翼翼地把它收藏到历史博物馆里了。

## 谈艺录

东北音乐成为国内一大音乐现象,这吸引了众多的专家、学者进行研究。由浙江师范大学音乐研究所所长杨和平教授倡导,东北乐派这一称谓由专家学者定位叫了出来。在东北乐派众多的曲作者中,自始至终为东北的戏曲、曲艺、民歌奔波忙碌的当属著名作曲家杨柏森。杨柏森与二人转打了半个世纪的交道,可以说他是东北乐派的典型代表,也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杨柏森,国家一级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戏曲音乐研究会常务理事、吉林省戏曲剧院原院长。他先后被评为“最受观众喜爱音乐人”“吉林省著名二人转音乐家”“吉林省‘二人转’音乐风格著名作曲家”“最具影响力的戏剧艺术家”。他50年间创作了300余部作品,代表作有《大姑娘美大姑娘浪》,为电视剧《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等20余部影视配乐,并广为传唱。获得文化部文华奖、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十余个国家级奖项。

东北话一出掷地有声,一诺千金,毫不含糊,这便是浓浓的东北乡音。而杨柏森用音乐的形式歌唱乡土、乡情,传递乡音,让乡音化为经典。

### 二人转与东北民歌融合的新东北民歌风

二人转是东北音乐的天材地宝之一,它是流行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民俗曲艺艺术,它根植于东北民间文化,历经三百多年的传承与发展,融合了黑土地文化与独特风土人情。它的历史就是一部吸收各种艺术精华的历史。二人转音乐结合了传统戏曲曲调和现代流行文化的特点,特别是其唱腔兼备戏与歌的特色,可以用“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这十个字高度概括。它既能保存老年观众的时代感与情怀,又能得到年轻人的喜爱。杨柏森根植黑土地,钻研二人转、东北民歌、戏曲、曲艺,创作出了大量有鲜明地域色彩的作品,包括戏曲、话剧、通俗歌曲、影视歌曲,尤其是大量雅俗共赏的新东北民歌风的通俗歌曲,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也为他人创作东北风格的音乐提供了范本。

“大姑娘美那个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这边的苞米它已结穗,微风轻吹起热浪/我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情哥我的郎,哎呀郎你在哪疙瘩藏,找的我好心慌……”这首《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是杨柏森优秀创作歌曲中的典型代表,也是其早期创作的成名作。平白如话的歌词配上东北特质的曲调,用通俗音乐的节奏加以变化,歌曲的时代气息有了,同时又保留了鲜明的东北地域特色。一个开朗、率真、朴实、热情、柔中带刚、泼辣的东北妹子形象鲜活地闯入视野,使作品具有生活味、人情味,有强烈的感染力。作曲取材来自二人转和东北地方民歌曲调,注入流行音乐的理念,再加上著名音乐教育家杨立青教授的配器,一首地道具有东北口语化特点的东北新民歌就这样传遍大江南北,让人百听不厌。这样悦耳动听的旋律唱出了乡音,与老百姓共情共鸣共翩跹,正所谓乡音悦耳暖乡人。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儿,别看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儿,邻里乡亲挺和睦老少爷们合群儿……”杨柏森作品《咱们屯里的人》,作为电视剧《乡村爱情》主题曲,再后来由刘德华用粤

语演唱赢得了亿万听众的喜爱,最终使得这首具有浓郁东北风情韵味的歌曲唱遍海内外。歌曲取材除了杂糅二人转的旋法外,还融入了东北大鼓的说唱性与节奏特点,使其具有东北民歌最典型的哼唱特征。

东北民歌生活活泼,音调高亢嘹亮,旋律宽广,气韵悠长,声音运用上也比较刚直。它作为东北音乐宝库中的天材地宝之一,促进了二人转及东北大秧歌的发展,为东北乐派新民歌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杨柏森热衷于地方民歌的整理和发展,孜孜不倦、甘愿奉献,是名副其实的东北民歌传承人。

### 写老百姓爱听的歌 谱老百姓愿唱的曲

杨柏森有句座右铭:写老百姓爱听的歌,谱老百姓愿唱的曲,说老百姓的大实话,做老百姓的贴心人。这是他的执念,也是他不变的创作理念。为了创作出群众喜欢听的曲子,二人转、东北民歌或是京剧、评剧、新编戏、黄龙戏等戏曲音乐及东北大鼓、京韵大鼓、京东大鼓等曲艺唱腔,他都深钻细研,这些也成了他取材于民间、还之于民间的法宝。

杨柏森为了扬乡音不改乡土味,他将百姓传唱的原始

## 乡音不朽

□ 陈静波



曲调、经典旋律原形原貌地拿来已用植入新创作的歌曲中,实践证明他做对了,做得巧妙。人们惊讶地发现他创作的歌曲不仅接地气,还“解渴”。电视剧《刘老根》片尾曲《圆梦》,“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哪”这句和二人转《盼五更》里面的“一更里呀”的旋律是一样的。作者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巧妙地改变节奏并增添和删减音符,不失原汁原味,易于记忆,易于传唱。正应了鲁迅先生说的“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

杨柏森善于在重组中灵活插入,不改本色。电视剧《刘老根》片尾曲《圆梦》中,采用二人转曲调的素材,贯穿全曲,在结尾处又用散板前奏移高了4度,作了歌曲尾奏部分,加深了故事的延续性。整曲既有原形植入又有揉碎之后的变形重组,而整曲的东北民歌曲韵韵味没有变,受到百姓的喜爱,变成全国各地广场舞爱好者的热播舞曲。

东北人语言有杨柳春风的轻柔劲儿,也有爬冰踏雪的刚硬劲儿。杨柏森在选用歌词上很讲究,他要求故事得是关东人儿、关东事儿、关东情儿、关东味儿,要通俗易懂顺口,口语

化要突出,地方色彩要浓,能够唱出“关东词儿”,逗出“关东趣儿”,歌词中要具有充裕的关东民间文化特点。“历经艰辛不回头,老牛拉车劲不松”(《圆梦》),“粗拉拉的网绳硬邦邦的汉,脚底板儿上磨出老茧,才敢在船头上站……”(《关东渔王》)这些都是典型的东北话。还有诸如“整”“嘎哈呢”“那嘎达”这些高频词也时常在其作品中看到。另外,衬字、衬词也是杨柏森歌曲创作中高频使用的。

杨柏森创作的歌曲是有个性的,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地域风格和时代风格。经他融合与创新发展的新东北民歌风扎根黑土地,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饱含浓郁的乡土气息,紧跟时代发展的步调,这样的作品是独特的、是鲜活的,其生命力是强大的。

### 传承·兼容·跨界

杨柏森和二人转艺术打了半个世纪的交道。在50多年的音乐创作和工作历程中,已经将二人转技艺烙印印心间,将“说唱扮舞绝”嵌入脑海。每一部音乐作品都贯穿了二人转的美学思想,传承着二人转艺术。

为了吉剧的发展,杨柏森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为吉林省戏曲剧院原院长、吉剧院原院长,为吉剧发展他多项并举。剧院开展“培根计划”,培养未来的艺术骨干,拓宽青年演员的艺术视野。他加大吉剧演出力度,积极组织复排经典剧目,大型红色历史剧吉剧名篇《江姐》一经演出,备受好评。为提升吉剧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他邀请著名京剧老艺术家回到剧院传戏、传艺、传技。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他和艺术家们共同创作了大型吉剧《贵妃还乡》《站醒台》等,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20世纪90年代,杨柏森和同事们为满族新城戏剧目《铁血女真》作曲。在音乐创作过程中,他主要负责戏曲唱腔及场景音乐的设计,充分利用了自己与同事多年的艺术实践累积,突出满族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最终,该曲目荣获文化部“文华大奖”与“五个一工程”奖两大殊荣。杨柏森也凭借出色的音乐创作能力获得“文华音乐设计奖”和“孔三传音乐创作奖”。

杨柏森还应邀为黑龙江省龙江剧院谱写《鲜儿》《松江魂》《木兰马旭》等六部龙江剧,都获得了好评。

杨柏森对传统艺术进行创新,还表现在他对多种艺术形式和不同戏种音乐特色的兼容并包。2016年,洛商大剧院首次推出的新编《闯关东传奇》历史剧就是他又一手笔。他作为作曲人,对剧目音乐风格进行大胆创新,将秦风楚韵作为剧目主要音乐风格,围绕地方语言,融合黄梅戏、陕北民歌、二人转的唱腔,在充分彰显故事人物性格的同时,拉近与商南人之间的距离,腔调一亮,熟悉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如今的杨柏森跨界融合多项并举,集作词、作曲、编曲、剧本改写、舞台表演、影视客串出演等等于一身,不仅为自身的人生价值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为东北民族音乐的发展树起旗帜。他在学习新知识创作作品的同时,不忘对二人转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他在每一次讲座中都不忘叮嘱年轻的创作者们“要多研究我国的传统文化,多在传统文化中寻宝。传统需要继承,发展需要创新,只有吃透传统才能更好地创新发展,更好地用现代最科学的方法创造新作品。”

## 何以散文诗

□ 赵培光

散文诗的内涵外延,适度最为重要。穷养不从容,富养容易松懈,半穷半富很可能拧巴。毋庸质疑,一章散文诗,成败不在山水,在乎字句段也。

不追溯陶渊明了,不追溯柳宗元了,单说李叔同1915年为约翰·庞德·奥特威作曲的《梦见母亲》填词的《送别》,苍茫,沉郁,凄凉,颇通散文诗的气息,及气度。所以,我认定它属于别一种表述式,引导着近代、现代及当代散文诗的方向。样品终究样品,当下的散文诗各寻各的入口和出口,我更期望吉林散文诗选一个又一个“洞天”。

缤纷世界里,吉林散文诗人孜孜矻矻,并且佳作迭现。老一辈、中一辈、青一辈,虚实来去,来去虚实,满眼锦绣河山。我呢,尤其喜欢静静地清赏河上行驶的船、山上缭绕的雾。远近高低散文诗,熠熠闪闪,闪烁着神乎其神的光芒,照耀我。

疏离散文诗群久矣,尽管我依然血运旺盛。我安慰自己说:人越孤独,绽放的花朵越灿烂。没料想,孤独怱怱了我的同时也零落了我。幸好,初心尚在,意犹未尽。问天空便习惯捕捉云,问森林便习惯捕捉树,下意识地抵触浮光掠影的随手拍。

既然无达语,何以散文诗。

有灵魂的事物,事与物,沉潜着道义。散文诗当仁不让,进而率先垂范。“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束火焰,只要激起来,就能点燃生命的热情。”